

# 浅析《动物凶猛》中“我”的“妒忌”心理

何萍 刘珍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DOI:10.32629/er.v2i1.1631

**[摘要]** 研究指出,人们在与别人进行比较时,发现他人竟然具备自己得不到但特别希望拥有的事物,此时人们会体验到恼怒、挫败和威胁等情绪组合起来的妒忌。抛开王朔《动物凶猛》这篇小说的虚构性,文章通过从主人公“我”妒忌的成因、加剧和表现三方面来分析《动物凶猛》中“我”的“妒忌”心理。

**[关键词]** 王朔; 动物凶猛; 妒忌

妒忌一词早在《荀子》中就有“小人能则居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忌)怨诽以倾覆人”的记载,而妒忌的产生往往来自于人们相互之间的比较。当人们一旦发现自己身边的人竟然有某些自己没有的优势时,妒忌心理就会由此产生。<sup>[1]</sup>妒忌心理分恶意妒忌和善意妒忌两种,在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中,“我”的这种妒忌心理是属于恶意妒忌的,而恶意妒忌是“有敌意和有攻击性倾向”<sup>[1]</sup>的。“我”因为自身的过度自尊及自信导致了妒忌的开始,又因为只沉浸在自己的思想活动之中不与他人交流而加剧了妒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转化成了对米兰带有攻击性的恶意报复。

## 1 妒忌的成因——过度的自尊及自信

王朔《动物凶猛》中的“我”回忆起当年的年龄只有15岁,却具有过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首先,过去混在一起的时候,只对打架感兴趣,绝不谈女人,因为如果和女孩子有瓜葛的话是有失身份和玷污英雄气概的,不但会威信扫地,还会遭到众人一顿羞辱或者暴打。正是因为“我”所处的大时代背景下政治文化对“我”的影响,比如“一切都无需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所以才产生了小说中“我”这样的过度自信及自尊。

像“我”第一次见到于北蓓的时候,对她第一印象就是“长者狐狸脸,她的打扮一看就是那种爱招摇的不正经的女孩”,尽管于北蓓当时穿的服装与其他女孩的穿着并没有什么不同,连一件时髦的女式军衣都没,但是于北蓓的头发却比一般女孩的头发长,左右两边扎起来长及了肩头,就因为这不一样的发型,于北蓓就在“我”眼里就成了“爱招摇,不正经”的女孩。正面碰见这个“不规矩”的女孩,“我”“目不斜视地和她擦肩而过,头也不回地拐入我家住的那排原来是下人住的平房。”<sup>[2]</sup>在这里,“我”的内心活动是觉得自己可能是天性腼腆,或是从小就善于习惯于在执有坚定道德观的大人面前作伪,这种作伪就在大人面前很好地掩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关注“我”的人越是多“我”越是若无其事满不在乎的样子。长时间的发展下来已经成了“我”的一种顽固的本能,常常使人误认为“我”的作伪是很冷漠的或者是城府颇深的。对待于北蓓对我的那一吻,“我”当然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一连串的动作“先是用力的推开了她”,然后是“打着她的胳膊

把她别转过身去”,完全不顾及女孩子的感受如何,“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将她两臂反剪在身后,迫使其弯腰低头”<sup>[2]</sup>自己反倒还快乐地尖声大笑,直到于北蓓疼得龇牙咧嘴都快急了才松开她,“我”的心中竟还充满耻辱和羞愤。

正是基于《动物凶猛》中“我”身上的过度自尊和自信,会让“我”非常注重面子且认清现实,才导致“我”在后来遇到米兰的时候对待感情方面出现了问题。明明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女性,却不向米兰表达自己的爱意;明明对米兰说的是愿意让她做自己的姐姐,却迫不及待的向自己的朋友们展示自己新拍来“圈子”。想通过炫耀自己结识的美丽的米兰来让这一群朋友们把注意力和兴趣点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来,让大家认为自己是个有作为的好汉。“我”因为不想被人当作好孩子,只会按大人的吩咐行事,所以才要显示“我”身上成熟的男子能力,即结交美丽的女性。让美丽的米兰来到“我”这一伙朋友所在的地方才能证明自己,才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我没有想到的是,米兰没有丝毫的打扮自己,并且脸蛋红彤彤的过来了,这个普通的形象与“我”向朋友们吹嘘的那种高大美丽的形象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且伤害到了“我”的自尊心,所以“我”一直没有和米兰说话,在朋友对米兰出言不逊的时候,“我”的自尊心也使我不能为她进行辩解。“我”甚至还希望自己的朋友们都能欣赏米兰,如果他们产生引诱米兰的想法“我”会更加高兴,反正“我”在米兰心中的地位一定是牢不可破的,所以一点都不担心她会和别人在一起。正是“我”的这过度的自信和自尊,才导致了妒忌的开始。

## 2 妒忌的加剧——长于思想缺乏沟通

在《动物凶猛》中,“我”对米兰的爱意始终是藏于“我”的心里的,全部是“我”一个人的臆想;而“我”在朋友面前也碍于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未表露我对米兰的爱,仅仅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之中对米兰爱的越来越深,只长于思想缺少行动缺乏沟通。“我”对米兰的爱,应该是从第一次翻进她的房间里看见一张她的彩色照片的时候就开始了,后来的“我”便像魔怔了一般迷恋着她,但当“我”碰见米兰的真人时,我的爱意却说不出口了,而是叫她当“我”的姐姐,并在后来的相处过程中一直坚定的让米兰及她的父母认为“我”真的就只是拿米兰当姐姐,自己却陷入对米兰的胡思乱想之中无

法自拔。米兰自始至终仅仅把“我”当做弟弟,看做是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男性,“我”的这种急切的表达反而暴露了“我”不成熟的孱弱与怯懦,加重了烦恼和焦虑<sup>[3]</sup>。

当“我”叫米兰来大院里向伙伴们炫耀米兰时,明明出于自尊觉得自己当着朋友们的面不好意思和她说话,却在看见米兰和别人聊得火热的时候感受到了嫉妒。当“我”带米兰回家被父亲撞见,父亲找米兰谈话的时候,“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过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情。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sup>[2]</sup>这里是小说中“我”长于思想的经典写照。当察觉到米兰和高晋两人相互都有点意思的时候,“我”本可以和米兰好好沟通沟通的,告诉她“我”的爱意,本可以和高晋好好交谈交谈的,告诉他“我”对米兰的心意,可是“我”没有;一面不让人看出“我”爱米兰的心思,一面独自暗暗的想很多很多在心里不断加强“我”的妒忌。而米兰,她从未听见过“我”对她表达爱意,在她心里或许一直将“我”当做很亲近的一个弟弟,可这个弟弟对自己的态度却愈来愈奇怪,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在高晋看来,米兰对于“我”来说,明明就就一个毫不在乎的女性朋友(至少小说中的“我”展现给大家的表现就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可当自己和米兰越走越近之后却也像变了个人似的,行为举止和以前明显不同。正是“我”这样不和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还总是自顾自的想着,加剧了“我”的妒忌心理。

### 3 妒忌的表现——带有攻击性的报复

妒忌是具有攻击性的,而小说中的“我”妒忌的正是可能会失去“我”单方面的爱慕对象——米兰。“我”妒忌米兰把本应该给“我”的爱给了高晋;“我”还妒忌高晋取代了“我”在米兰心里的位置。当这种妒忌心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当“我”感觉到自己的“幸福和优越感受到了威胁的时候,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手段。”<sup>[4]</sup>在这里“我”之所以只针对米兰开展我的报复行动而不是高晋,是因为在“我”看来,女人是不能和兄弟相提并论的,而且背叛了“我”的爱的是米兰,只有报复她才能让她永永远远地在心里记住“我”,哪怕是恨。

妒忌过了头,便由爱生出恨来,“我”开始怎么看米兰怎么不顺眼,在米兰穿上泳装的时候明明觉得她曲线毕露很是动人,可“我”非要说她肥的像一头刮得干干净净的大白猪,体型难看、像生过孩子似的;甚至趁米兰在游泳池边没有防备的时候,从背后狠狠的一脚将她踹下水,看着她挣扎呛水而幸灾乐祸。“我”对米兰说话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刻薄,常常搞得她很难堪,还竭尽所能地去寻找一切米兰身上的缺点,让“我”心目中以前米兰高大美丽的形象变成了一副叫人恶心的贱模样。因为妒忌,“我”变得越来越偏激,出了背后对

她进行诋毁和中伤,还频繁的对她当面进行人身攻击;搜寻一切淫词秽语来用到米兰身上,还学习一切新颖的能让米兰出丑的骂人的话或是游戏来报复她。比如半夜如果突然想到一个新巧的骂人的话,便一骨碌爬起来,也不管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的休息,就直奔高晋的家,找着米兰就对她使用;比如邀请米兰做恶俗趣味的游戏。米兰在经历了众多我对她的羞辱刁难后怕上当当然是不愿意的。“我”就故意告诉她这是关于检测一个姑娘是否为处女的游戏来引诱她让她同意来玩这个游戏。“我”会在指缝间夹着一硬币来问她一些问题,而她每次回答问题之前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然后才能回答,如果米兰心虚不是处女的话会在这个游戏中暴露的。“我”刚开始先很松的夹住硬币,故意用两个简单的问题来引诱米兰放松警惕。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我”把硬币夹紧问她:“你和第一男人睡觉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她抽硬币,因为“我”用力夹紧,她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便道:“你夹那么紧,我哪拔得出来。”<sup>[2]</sup>米兰的这一回答产生的歧义惹得旁边的人哄堂大笑,“我”因为把米兰气哭了而洋洋得意。这种由恶意妒忌产生的偏执和报复演化到后面竟让“我”冲动到动手打米兰甚至为了能让她永远记住“我”而去强暴她。

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中对故事虚构性质的暴露与坦白,在故事的叙事方式上是一种创新,还在消解了故事的真实性后为读者析出作者更为看重的情感方式。<sup>[5]</sup>抛开《动物凶猛》中故事的虚构性单来分析小说中“我”的妒忌心理,可以发现“我”的妒忌心理的出现完全是个人问题,是病态的连续的妒忌。都是因为“我”的过度自尊和自信;后期妒忌心理的加深也是因为“我”与他人缺乏沟通,总是长于思想;妒忌的不断加深致使它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爆发了出来,以对米兰进行带有攻击性的报复方式表现了出来。

### 【参考文献】

- [1]李文超.妒忌情绪对攻击性的影响[D].山西:山西师范大学,2017,(03):66.
- [2]金晓云,高雪.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动物凶猛》与《启蒙时代》之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1,6(02):108-118.
- [3]安霖,贺晚岚.用拉康心理学理论解读《动物凶猛》中的我[J].湖北:文学教育,2014,(04):13-16.
- [4]李敏.幸福的毁灭者——嫉妒[J].北京:赤子,2015,(24):111.
- [5]魏耀武.王朔《动物凶猛》的独特性[J].湖北:文学教育,2010,(12):53-55.

### 作者简介:

何萍(1997--),女,汉族,陕西宝鸡人,学士学位,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

刘珍(1995--),女,汉族,陕西汉中人,学士学位,语文学科教育学研究方向。